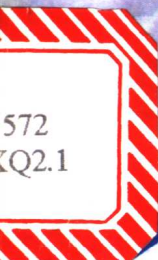


洪小乔精品系列

台湾 洪小乔



不 贞

HONG XIAO QIAO JING PING XI LIE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不 贞

(台)洪小乔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

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30 号

(邮政编码: 100010)

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北京冶金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98 千字 5 印张

版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80074-830-8/I·318

定 价 4.80 元

1

崔斌把电话重重地摔了回去。

他修养还好，嘴里没有骂出什么难听的脏话来。

看他两道浓眉，紧紧地一皱；每次他有这样的表情，那张路过阳刚的脸上线条，就会被这般微微的忧伤软化起来，显得十分地好看。不！岂止是好看，是很叫女人心疼和怜爱的表情呢！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车，想舒平一下刚才电话带来的不快。

“又是他老婆从屏东打来的吧！”有人这么猜。

“一定是罗！闹离婚闹得厉害！”也会有人用同意的眼神这样地回答。

这是全办公室里，人人都知道的事，不过，大家也都保持着适当的沉默，谁也不想冒然地去安慰他。

阿炮例外，他和阿斌同组，自认为年长人家几岁，就比较喜欢管闲事了。

“走，喝杯咖啡去！”

硬是推地把崔斌给推出了门。

“阿娟啊！等一下组长回来，就说我们在‘五柳’”。

阿炮进门的时候就对柜台里的曹小姐说：

“两杯咖啡，热的。”

“马上来！你们随便坐。”曹小姐和办公室里的人都熟，这家小咖啡店是她开的，三十来岁的单身女人，听说很早就离了婚的。

“一个女人也把你气成这样？”阿炮说：

“刚结婚那几年，我家里那个，还不是三天两头地闹，说嫁给我们这种干刑警的，没一个长命的。唉！”

“……”崔斌喝咖啡，是连奶精、糖都不加的人——够苦了——那是什么脾气啊！——不要人家帮忙？不肯妥协的吗？

阿炮看着他那张英俊的“苦脸”，又说：

“是啊！说的也是，我们能给妻儿什么？要钱，没钱；要人，人也是半条命……”

“她们嫁给我们，也是够受了！！闹就让她闹着，回家的时候，多抱抱她，哄哄她，就让她说个够嘛！多让让，多让让，我也是过来人……”

“你不懂！以秀她……”

崔斌终于吐出一句话了，当然，苦咖啡也喝了三分之二去了。

“她真的外头有男人了！”阿炮忽然放小声地问，眼角弄成斜斜的那个样子，好像谈这种问题的表情一定得稍微暧昧，不能太正经的脸似的。

崔斌点点头，把咖啡全喝下。

“有没有挽回的余地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那么她对你发脾气拽电话，还真的不是发发嗲，撒撒娇的意思了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她真是想离婚？”

“大概吧？”

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“没打算怎么样”。

崔斌结婚三年了，太太以秀还留在屏东，因为她也不想放弃她在××实验所里的工作，何况在台北也找不到什么工作适合她的。

夫妻两个从结婚就一直是这种两地分隔的情形。

加上阿斌干这刑警的工作，忙碌起来，有时候两三个礼拜也没有回去看望她。

她年纪轻轻的一个女人，正是需要爱情滋润和加添生命色彩的年华……这婚姻要维持，恐怕也难了。

“对方是谁？”

“是她所里的同事，还没有结过婚的。”

“哦？！”阿炮这下子也难倒了。

“就这样子离婚，不甘心哪！”崔斌说。

“想办法把她调过台北来!”阿炮说。

“台北，没那么容易!”

“我来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……”

“除非我申请调回屏东!”

“这也是办法，否则她女人家的心，在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老是不在，总是会浮浮荡荡的；外面的男人，两三句甜言蜜语，几声亲切的问候，就会很容易把她迷惑了，也许，也许有个小孩会好一点哦!”

“有啊! 去年怀了孕……”崔斌停了一停。

“这好啊!”

“流产了!”

“啊!”

是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了，谁晓得，怎么那么不注意!!

也不是不注意! 啊! 年轻夫妻嘛，一两个星期不见面了，上了床就忘了这件事……当时两个人还爱得紧呢!!

以秀在这方面总是那么热烈；火辣得很，很多方面她强烈地需求……

崔斌很喜欢以秀那样，从结婚一开始，以秀对男人肉体上的欲念就爆炸似地燃烧开来。

每次一上床，一有了欲望，就会狠狠地把崔斌剥开，然后用力地在他身上咬……

“……很糟糕的事，是吗，喂，喂，我在讲话你到底听

了没有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阿炮看崔斌好像在想什么入神的那股劲……。

阿斌一下子回醒过来，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摸颈子的部分——那是以秀常常留下齿痕的地方。

“啊！是啊，是啊！后来，我们两个人的情绪……我是说她的情绪就一直很不稳，一天一天地坏起来……”

崔斌端起桌上的冰水大口地喝，他仿佛又看见以秀赤裸着身子，打开冰箱的门，昂着头，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灌着冰开水的样子……

每一次，以秀和他作完爱，总是那样，散着一头秀发，浑身的汗水，站在冰箱前，从冰箱里透出来，浮动的小亮光，把她那丰满而翘起的臀部侧影，映得滑润出水……

以秀常常说：

“斌斌啊！男人是火，女人是水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爱你这把火，热呼呼地在我身体里翻搅，把我体内的这池水，搅得滚烫滚烫地……你知道吗？你们男人这把火，碰到我们女人这池水就会熄灭，但是，我们女人一旦被你们男人把水搅热了，就会生生不息地……就这样火火水水，水水火火，生命就延绵下来了……”然后就吻他、压他、亲他……

“以秀在床上是个很可爱的女人！”崔斌有些不能自己地想……

“走吧！组长大概回来了！”阿炮说着就站起来要走。

崔斌也跟着他。

“那么快就要走啊?!”曹小姐笑笑地对他们俩点点头。

2

下班的时候，崔斌习惯地骑上机车，戴好安全帽，循着回家的路，顺道来到××超市，去买些吃的、用的。

是个可怜的，结了婚的单身汉呢！没有女人照料嘛！就得自己留意着点。

当初，要请调回屏东，以秀就说：

“不用，在台北比较有前途，在这乡下地方，一辈子也出不了头。”还有些鼓励人的意思呢！

好了，现在一下子什么都变了，什么好处都没有了。说好的也是她，埋怨的也是她。

才第一次陪她在台北街头逛，她的口气就有些变了。

“你一个人在台北，怎能叫人放心？台北的女人，那一个不是打扮得娇里娇气的？真是奇怪呢！怎么连十五、六岁的小女孩，也这样不三不四的画得一张脸呢？”

那是他们两人在闹街上走着的时候，以秀在店外的橱窗多耽搁了一会儿……

就有一个赖赖的皮条客，没带眼珠地，向崔斌歪着嘴靠近，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：

“喂，喂！要不要来一下，幼齿的哦，十五，十五岁的，包爽的啦……”

崔斌装着没听见，眼睛看前方，他却又不知趣地凑一句：

“幼绵绵，嫩的啦！要不要看看……”随手从口袋里好像要掏出什么东西，准备给崔斌看！

实在是可以把他抓起来的……

以秀从后面用力地推了一把。

“干什么，你这个人，鬼扯什么？”又狠狠地瞪了那赖皮条一眼。

“真是满街的色情，电视里报导的，还不是骗人的。台北，北台，什么首善之都喔！恶心！”

“都是些‘伤风’客，败‘鼠’郎，我这才真后悔。应该让你调回屏东才好。看来，对你这个老实人，我也得提高警觉，多加防范才行呢！”

当然了，以秀当初那么说的时候，脸上还是带着些轻松的笑意，纯粹是夫妻间的情趣缠斗，并不是十分的认真，崔斌也跟着她轻松地笑着。

先还都每个星期六，来看先生，带着大包小包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小夫妻俩还真尝尽了那种小别新婚的乐趣，床第间，也恩爱有加……

、可是啊！说真的，从屏东到台北，坐车还是真累人，一个职业妇女，也真难为了，不是星期日搭夜车回家，就得星期一起个大早，天还没有亮，以秀就得起来，赶第一班

早车回去上班，这样的日子，怎么不累人？

去年底的流产，八成也是跟这样来回累人的奔波有些关系了，孩子怀在肚子里也不知道。

崔斌大约在早上十点钟左右打电话到以秀的办公室去，看看她平安抵达了没有（他一直都是那么小心谨慎的）。

以秀说：

“下肚好酸好酸，有点疼。”

“厉害吗？去看一下医生才好。”

“不用啦！紧张什么！你吃过早餐了”。

“吃过了！”

“我还没吃呢！一早忙得要命，又累得要死。”

“要不要请半天假，回家去睡一会儿？”崔斌说。

“不用了，我要办事了，拜拜了。”

“好吧！再见。”

到了半夜，以秀的肚子就痛得不得了，打电话给她妈，她妈又打电话给台北的崔斌，崔斌不在，家里没人，办公室也不在，急急忙忙地把她送到医院。

才知道是两个月的身孕。

“恐怕保不住了，要流产了。”医生说。

“太不小心了！”

“怎么办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她妈很着急。

“坏了，阵痛都已经过了，只能拿掉了”。

小手术嘛！打了麻药，把小孩子拿掉了，血肉模糊地一小堆在手术盆里，以秀醒来的时候，看见了。

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哦！”她哭得死去活来。

结婚两年多了，一直都没有怀孕，好不容易有了小孩，却不明不白地给掉了！

这南北来回地劳累是有关系的，这星期六与星期天与崔斌在床上浪荡得太过火也有关系……以秀想到这儿，就又放声地大哭起来……又想到找不到崔斌他人，也不知道跑那儿去了？更是伤心地又哭起来……

她妈看她这样哭哭闹闹，停停哭哭，又打了好几通电话到台北去找崔斌。

崔斌在下午七、八点多才赶到医院来。

以秀俯在他肩上，拚命地打，拚命地捶，她恨死了。

“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你去死，你去死…呜—呜—呜！我要我的孩子回来，我的孩子喔！…”

崔斌也很难过，就尽量地让她打，让她骂着。

以秀的脸，哭得红红的，肿肿地，崔斌看着她，记得很清楚的印象，他心疼得要命，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！

超市到了，崔斌把机车停在廊道上，也不去上锁。

一进门，提了个购物篮，才走不到二十步，就看见那个老头子，又是在糖果、玩具架那边，慢吞吞地选来选

去……

见过他太多次了，同样都是这里的客人嘛！

只是每次来，都会碰见他就是，可见得他是很常来的罗！

看他跟柜台里那个朱小姐，好像是很熟的朋友，也许是什么亲戚也说不定，或者是另一层的男女关系？……

“管人家是什么关系，买东西就买东西。”崔斌大概是职业上的反应或习惯吧！总是经常地，不由自主地去注意和研判自己周遭环境的一些状况。

没办法，“搜集物证”、“推理研判”，是他的专长和功课，在局里，他也是以这项专长而有特殊表现的。

譬如说吧！

这家二十四小时的超市，二楼楼梯间，堆着大大小小的纸箱，他注意到了，每一次在下午四点钟左右，就会有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来把它拖走，然后到柜台那边去签个字……她的脚是向外开着走路的，因为她两条大腿，似乎有着超人的臃肿……

如果是早上九、十点钟来，就可以吃到一些很新鲜的碗面，大概送过来五个大箱的样子，那个送货员的左手臂上刺了一条小青蛇，讲话的时候，嘴巴张得很开，右边下排的牙齿掉了一颗没有补，牙齿不黑不黄，看得出来是个喝酒但不太抽烟的人……

也不是好奇心，只是他的职业本能吧！几次，他有意无意地听到了这老头子和朱小姐的谈话。

“不要买了，小达达的牙齿都吃坏了！”

“今天我有同学会，下班不用送我了。”

“这个月的钱不用再给了，够了！”等等的话语。

那个老头子讲的话老是听不太清楚，好像习惯地把嗓子压低，比起朱小姐的回答，清清爽爽地，这老头子的心理多少显得比较暧昧、含糊些。

崔斌直觉到他们的关系，可能是追求者和女人的游戏，只不过，从这老头子的举止看来，倒也是个规矩的人，不含什么玩弄的意味，相反的，透露出来的，是一种令人嗅得到的诚意——一种诚意十足的爱慕；是那种——

“爱！就是在一旁守护着，守望着的那种感觉……”

说是不强烈，倒有一份稳定和恳切。

崔斌判断，他们两个人，有一种父女的情爱，掺杂些‘意淫’的念头——还没有付诸实现过的‘意淫’。总而言之，是那种……久而久之，也不见得要上床才可以维持的那种男女关系吧？！

“他妈的，别人的什么问题，自己好像一眼就可以洞悉明察，怎么偏偏自己和老婆的问题，就是那么理不出头绪，每次都把自己气的半死，没办法冷静地去消化一下……”崔斌自己是该敲敲脑袋，用点心思去应付以秀的外遇难题才

好。

“太忙了，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自己的问题。”

买了几碗乌龙面、海鲜麦和几盒珍珠丸子、鱼罐头、和咖啡，还有牙膏。

“嗨！你好。”朱小姐的声音，清楚的很，和她的人一样，看起来整整齐齐，比百货公司化妆品部的小姐打份得还整洁。（不是漂亮）

她也没有什么妆扮啊？也只是深蓝色的套装制服而已……脸上搽得很白，头上梳得很整齐，一根头发也没有飞上来的关系吧？！对了，是她的衣服总是烫过的关系。

是呀！女人就应该这样，以秀也是，衣服都是烫过的才穿，以前她来台北的时候，也会足足地替他烫好一个星期要穿的衬衫和西裤……如果有一个星期没来，她还会从屏东打电话给洗衣店的人，叫他来拿去洗；或是把衣服送来……

现在，哼！臭呀，常常是没洗的衬衫和起皱的西裤。自己已经谈不上整洁两个字了；不过澡可是天天洗的，还不至于太发酸就是了。

“一共三百七十二块。”朱小姐说。

崔斌掏出一张五百。

“收你五百，找你一百二十八块，谢谢。”

崔斌把东西放好，准备离去，习惯地看看左右……

那老头就在走廊上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他看看手表，原来朱小姐快下班了。他是在等她，陪她一块上公车，有时候，他陪她散步一段路……

崔斌苦笑了一下，说羡慕也不是，酸溜溜的下额两边，心想：

“那么大年纪了，也还能这样地爱着？那么痴吗？”

“以前在南部，谈恋爱的时候，自己也都是骑机车去接以秀回家…”

“现在是他妈妈的那个什么同事接接送送的吧？！”

崔斌狠狠地踩足了油门，冲到街上去。

3

从苗栗到台北，林太太想到了什么要来，人就到了。

快得很，以她那火性子的脾气，都六十几岁的人了。还是行动敏捷俐落得很。

按了两下的门铃，没反应，她就啪啪啪地用门锁自己打开了门。

“这死老鬼，又不知道去那里风流了？”她讲的是客家话，很标准的苗栗客家语。

先去厕所探一探。

“真的不在。”

“衣服也不拿去洗衣机里洗，换了就挂在那儿，真是脏，怪不得，还没走，身上就有死味了！”

她的话，常常是很尖酸刻薄的。

“哎哦，连自己的床也不理一理，呸！这房间里，尽是他的臭油垢味！”

从年轻结婚开始，她就是成天地骂，成天地念，嘴巴里，她先生好像真的是一无是处呢！！

光是用嘴骂着，她可是不会动手去把这些脏的衣物给洗洗或弄弄整洁的。

她才不管，她是那种不会宠坏先生的女人。